

三分钟，一百二十颗原子弹的威力，让全世界记住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地震，也记住了这个地方——汶川。

时间重新回到2008年5月12日，那是一个充满着惆怅、担忧、惊慌、无助、急促、烦乱的夏天。

我在宁波的三江口岸，坐在石凳上悠然地抽烟，欣赏周边如画的景色。有一群人从我的身边走过，他们在谈论着同一个话题——四川汶川发生了8级地震。我的心一阵战栗，显得异常不安。

这个夏天，又将上演几多悲欢离合的故事。

电视画面中，出现了倒塌的房屋、无数学生的尸体、废墟下残喘挣扎的生命，一幕又一幕，如初夏的酸雨，落入心田，演化出磅礴的泪水，汹涌澎湃。

每一个生命的获救，我都在心里欢呼。他们，也是我的亲人，我们有着共同的母亲，叫中国。

爱，汇聚成了巨大的心字，这里有你、有我，也有他，只要是爱，都是无边的大。

这是我记录下来的片段，刻骨铭心。

2014年8月19日，我来到了汶川。这里的山水，曾有过我无尽的牵

似乎有个影子，总那么的忽闪忽现，好像是穿蓝布衫的人影。

布衫，多为蓝色，是外婆围身布蓝的那色靛蓝。外婆的围身布蓝，宁波方言的“围”不读“wéi”，而读“yu”。影子亦不那么具象，而是模糊的。有时是男儿身，有时是女子影，更多的是分不清性别，是个模糊的影子。男儿身似乎是书本里描述的人物——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语的影子，“脸，苍白瘦削，素朴的长衫飘荡出一道道褶痕”；“那袭蓝布长衫所摇曳出的儒雅和书卷气”；“看上去一脸的刚直、坦然，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”。女子影又没有出处，像玻璃台板下压过的那幅五四式肖像——童花头，蓝衣，蓝裙，白底黑布鞋；又像影片中的某一主人公，其实所有的影子是那么的模糊，分不清影子的人或物，似乎仅仅是飘荡出一道道褶痕的长衫影子。

说实在，我喜欢不时出现的影子。我曾经想把模糊的影子具象化。古人，青藤书屋的主人抑或志书记载的士子；近一些的人物，旧朝遗老，“五四”式男女；再近一些，是那些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们，然一切的影子实在无法具像。他或她，或似徐渭，或似姜宸英；他或她又似鲁迅，亦似胡适；他或她有点像陈丹青，亦有点像冯骥才。我曾经与他们对话，亦看他们的作品，抑或听他们的高见，然而忽闪的影子似乎是他们，又似乎不是他们。忽闪的影子无法具象，亦无法与特定的一个人对接。想想也是，我没有见过他或她，抑或他们的蓝布衣衫。严格地说，我还真没有见过穿长衫的人，近的或远的，熟悉抑或陌生的。当然是文字描述，抑或影视之外的那种蓝布长衫。蓝布长衫现只收藏于博物馆，或者在图书馆。

为什么会有蓝布衫的影子，为什么会忽闪着蓝布衫的影子？我疑惑，我扪心自问，又似乎没有答案。

1964年至1978年，有近万名外地知青来北仑插队。其中上海的知青最多，有1700余名。最近，我采访了北仑巾帼园艺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郑路英，倾听了她对自己人生经历的深情追忆。

郑路英今年63岁。1967年，她十五岁来春晓三山村插队时，初中还没有毕业。她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。因为担任复旦大学英文教授的父亲受到批斗，她暗自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加倍努力，干出个样子来，为饱受苦难的家庭争口气。

“这么细皮嫩肉的上海女孩，绝对吃不了苦！”面对人们这样的议论，她插队最初几年里，不断鼓励自己，用善良和勤劳慢慢改变了大家的看法。几十年来，她曾经被评为“全国孝亲敬老之星”、“三八红旗手”、“宁波市劳动模范”；还先后担任区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。

郑路英的爱人俞科知是本村的农民，比她大7岁，有五个弟弟和一个妹妹。两人结婚前，俞科知家里曾经失火，一贫如洗。郑路英说：“当时，我看中的是他非常勤劳这个优点。”

“我闲不下来，一心想做点事情。”

挂。现在，我就在这里，这么近。

“8000多亿人民币堆积起来的哀伤的词语。汶川。

五星红旗降到一半，让不幸的灵魂升天的路口。汶川。

亿万颗温暖支撑的，崭新的一个家园。汶川。

人类数千年征程上一个极为醒目的脚印。汶川。

受难的。痛的。回来的。笑的汶川。”

我见到了这首《汶川》诗歌的作者杨国庆。他的笔名叫羊子，一个笑着迎接我们的羌族诗人。

陶瓷碗盛满青稞酒。这酒里，是浓浓的神情，令人沉醉。

我们在酒桌上举杯的时候，唱起了《神奇的九寨》，这是一首非常动听的歌曲。曲好词美，曾经打动无数人的心扉。羊子就是这首歌的词作者。

映秀镇的美，无以言表。房子是新的，山是青的，水是绿的，银杏叶是黄色的。一排排的银杏，黄色的叶子掩映着房子、山水和善良淳朴的村民，夺目而震颤。冬天的银杏，是最美的时刻。风过处，叶儿飘落，那是对大地深深的情意。

洒过三巡，歌唱过了，该是展现书法的时候。郑锡敏的行书，洒脱飘逸；黎老师的行草，浑厚古朴；徐主席的“山海文联，川甬情连”，磅礴大气。这样的交流，大饱眼福。

去了漩口中学遗址，已经成了废墟，那是撕裂的伤口，痛得无助。不远处是新的校园，操场上，有同学们追逐

的文字，又给我重新找回记忆的根源，逼真而深刻，记忆犹新。他和他的文字，都是我所喜欢的，他就是我邻家的大爷，那样亲切。

辫子坟故事的源头就在汶川。

1841年，有2000名川军跋山涉水来到镇海，在招宝山抗击倭寇。由于水土不服，路途劳顿以及武器上的差

水磨古镇擦肩而过。在三江口的茶马古道，见到了大熊猫，趴在地上打喷嚏，好可爱。

辫子坟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合墓，而是合葬的墓群，他们都有自己的家眷。一位搞文保工作的杨先生，带我们去看了一块碑，这块碑有十米长，上面记录着当年川军的英勇事迹，关于镇海的那段文字赫然醒目。我们几乎要大声地欢呼，这珍贵的资料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好惊喜。

去看辫子坟的山路，九曲十八弯。我们坐在车内，一路颠簸，头晕却刺激。

下车时，见到一户山民的土楼上挂着一串串的玉米，这是做什么用的？我说是做种子，倒也没人提出异议。

我们还得走一段山路，是陡坡，上面拉着铅丝，种了猕猴桃。下面的土是湿的，杂草丛生。我们在这样的路上，蹒跚而行。终于，到了辫子坟。杨先生向我们介绍，这位是最早一批到镇海的川军团长，战死了。如今他的妻子和妻子合葬在一起。我们一行人围着，为这位英勇的川军默哀。

重新回到的路上，经过那户挂满金色玉米的农家，有人悄悄地对我说：

“这是用来喂猪的。”原来是绿色环保的饲料，这里的猪肉一定味道鲜美。不禁莞尔。

晚宴设在镇政府的食堂，特别丰盛，我喝了青稞酒，后醉。腌制的萝卜味道很正，是下饭的好东西。大家都抢着用它来下饭。

夜幕四合，我们将要去都江堰。车行至山脚边的一家饭店，停车稍息，忽然听有人砰砰地敲窗，既而上来一人，是谢部长。他是赶来告诉我们前面封锁路的消息，我们却当成了拦车的，大家都嘻嘻哈哈地说笑，貌似不当回事，其实心里都觉得感动。这份感动是汶川带给我们的礼物。

我们见到的汶川的羌族朋友，他们坦率、真诚、无邪，恨不得掏出全部的诚意，还觉得不够，不够，还是不够。

离开汶川，我的脑海里，一直有他们的质朴身影不停出现。我记住了那位叫羊子的诗人写的那句话：笑的汶川。

笑着的山，笑着的水，笑着的人，美得无法形容，令人无比舒畅，无比开怀。夜色中送别的人，笑着挥手，我的眼已经朦胧。

我想放声地歌唱，为那“笑的汶川”歌唱。

# 笑的汶川

张存

的身影，还有他们银铃般的笑声。原来的记忆正在渐渐地远去，用笑声来抚平昔日的伤口。

我和金峰老师相遇，他是一位古稀老人。余老师写散文，写小说，有四十多年了，一直没有停笔。他是民族文学的发起人之一，他的笑如玉般温润。

我读过他写的散文，那是关于汶川

的诸多因素，这些英勇的川军最终全军覆没，无一生还。当时正值炎炎夏日，路途遥远，运送尸首已没有办法，就将他们的辫子、指甲剪下来，还有腰上的牌子，一起带回自己的家乡。汶川和镇海从此有了无法割舍的深情厚谊。

去看辫子坟的途中，我们和美丽的

终于在初春的一天，接到老先生的电话，是拜年电话。前辈给晚辈拜年，这可大不敬哟。自责的那一刻，似乎又浮现蓝布衫的影子，从没见老先生穿过蓝布衫，然而老先生的话语却常常让我想起蓝布衫。记得一年初夏，接了老先生的电话，蓝布衫竟挥之不去，还有老先生音高几分的语音，原来是老先生的家，突来客人，熟悉的抑或陌生的，没等老先生明白怎么回事，就有人约他撰写梅调鼎与玉成窑的轶事。说到此，老先生轻柔的语音提升，只知梅书风骨，哪知玉窑壶语，真是一派胡言。好一个壶（胡）语胡言，短短几字，铮铮有声，刚直，坦然……老先生，姓沈名元魁，为浙东书风的沈氏当代传承之长。沈先生写过梅调鼎、钱罕两位浙东书风创始人的长短美文，就不见一字片言的玉成窑。近些年来，因工作使然，我多次向沈老先生求字，说实话每次登门我十分汗颜，一怕菲薄稿费伤了沈先生的自尊，二怕沈先生称我为“老师”。有次，沈老先生似乎洞察了我的难言，没等我开口，便说：“王老师，宁波会写字的人多了去，你来找我，这是看得起我。”什么，什么？此刻，我真的不相信自己耳朵，亦不知该如何言，沈老先生始终那么谦和，那么真诚，开口“王老师”，闭口“您”，轻轻语音流露着一派尊严。

打那以后，模糊的蓝布衫偶尔会具象化，有时是“宁波会写字的人多了去”的语言与“真是一派胡言”的语音混合的回响，有时是瘦长的个子与蓝布衫的影子重叠。我没见沈老先生穿过蓝布衫。沈老先生常穿的是浅淡蓝中山装，水洗的，蓝白不匀，就这么褪色的蓝白装常在我的印象中变成了蓝布衫。更多的时候，蓝布衫还是模糊，恰似陈丹青的《鲁迅的模样》一文所描写的影子——“看上去一脸的刚直、坦然”。打那以后，模糊的蓝布衫偶尔会具象化，有时是“宁波会写字的人多了去”的语言与“真是一派胡言”的语音混合的回响，有时是瘦长的个子与蓝布衫的影子重叠。我没见沈老先生穿过蓝布衫。沈老先生常穿的是浅淡蓝中山装，水洗的，蓝白不匀，就这么褪色的蓝白装常在我的印象中变成了蓝布衫。更多的时候，蓝布衫还是模糊，恰似陈丹青的《鲁迅的模样》一文所描写的影子——“看上去一脸的刚直、坦然”。

## 【诗画印象】



我心飞翔

图：凤凰

文：天涯

海，是诱惑，是障碍，是重新起跑的平台。  
无路可走，拒绝后退。  
这是你的选择。

展翅，趁云还没有散去，海水依然混沌，远方传来海鸥的鸣叫。

一座桥，连接着昔日与今天。

从此岸到彼岸，有多少想象的空间被打开？

故事，在继续上演，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角。  
就这样面朝大海，拓展胸怀的疆域，春暖花开不只是诗人的期待。

风呼啸而过，飞翔的思绪在这个季节生根发芽。梦想，在波浪尖上跳跃。

平庸已成历史，翻过这一页，也许你就是未来的传奇！

我一直有一个梦想：去祖国宝岛游一回。今天，它终成现实。我们的行程是高雄进台北出。高雄市，从地理位置看，首先是台湾和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交通中心之一；其次，有着宝岛台湾最大的国际商港高雄港。高雄港就位于高雄市西南沿岸与旗津半岛间，紧挨台湾海峡，为一座深水港。整个港区分为最初兴建的第一港口，与战后兴建的第二港口两部分。紧挨“台湾海峡”边的高雄港很早就已成为东南亚、印度洋与东北亚间海上航运的重要转运中心。

高雄市，原名打狗（又作打鼓）港或西港。早期为平埔族原住民的居住地，其语称竹林为“takau”，后经汉人音译为“打狗”。

到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，因日语之“高雄”发音与“打狗”之音相近，故而又将它改为了“高雄”。

高雄是宜居宜游的地方。它的风景宜人处多数散落在享有“台湾西湖”美誉的西子湾海滨风景区一带，海光水色，旖旎迷人。西子湾山海浑然，衬着

繁忙进出高雄港的各国船只，极具港都特色。1980年，当地政府在此建立了全岛仅有的一所海滨大学国立中山大学，使西子湾增添了几许文化气息。

最难忘的当属“旗津风景区”。旗津是个半岛，位于高雄港的西南侧，是

航行，可见旗津东岸林立着小港坞及起重架；约10分钟，就可抵旗津渡轮站。海洋资源是高雄旗津最大的特色，平缓的沙滩、大片木麻黄林、设计活泼的景观建筑以及蔚蓝海洋，构成海滨游憩的精华地带。我脱掉鞋袜，第一次踩在了干净细腻

## 【人在旅途】

# 高雄之美

方颖谊

一个狭长的海外沙洲，平均宽度只有200公尺，为高雄市最早的老海港；它本来与台湾本岛相连，但1967年高雄港为了开辟第二港口，截断了伸出外海的旗津半岛。

往旗津，搭渡轮是最惬意的方式，由鼓山渡轮站登船，在波澜微起的内海

的海滩肩膀上，第一次与活泼的大海尽情地亲近，第一次与妩媚的海风拼命亲吻。

向海滩的不远处眺望，便可见一通体白色的灯塔，它就是旗后灯塔，或叫高雄灯塔。它，矗立于高雄市旗津区的旗后山上，建立于清光绪九年（1883年），后于1918年重修。目前为宝岛三级古迹。塔

码头和上海十六铺码头之间的轮船，她已经记不清乘了多少趟了，反正她挑着装有花木苗的担子，一家家拜访上海市所有的市政建设、园林绿化、规划设计等单位。许多专家知道她的创业经历后，竖起大拇指，乐意为她传授栽培技

术或提供市场信息。

在承揽上海“梦清园”一期绿化工程中，她按照对方要求，在春晓精心培育了常绿、能结红色果子的紫金牛等许多精品花木。如今，这些花木种在了上海的许多马路绿化带上，成为大都市的一道道亮丽的风景。

“我最高兴的是，把北仑的花木销往上海，扮靓重点工程！”郑路英说，自1984年10月起，航行于宁波江北老

1992年初，承包上海虹桥机场附近高架下的那段两公里多的绿化工程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！”郑路英说。在长宁区公开招标会上，苏州一位竞标者当着众人的面为难她说：“北仑来的杜鹃花都是假的，是山上的野生货插的！”郑路英据理反驳：“我们的杜鹃质量高、价格优惠，在上海是有口碑的。现在我愿意与你一起到我的园艺场去看，如果是你说的那样，我把苗全部拔掉，还赔偿你的旅差费！”最终，发包方通过筛选，还是郑路英中了标。后来，对方也向她道了歉。

承揽这项工程后，郑路英没日没夜地干了20天。白天，她经常要与项目发包单位沟通，带着村里的十几位村民进行绿化施工；晚上，别人休息了，她又要押车回北仑装花木到上海，累了就在车上打个盹。

有一天，她拖着疲惫的身子在路边引导施工时，一辆呼啸而过的桑塔纳轿车右侧把她撞倒在地，人被弹到三丈远的地方昏迷过去，20多个小时后才苏醒过来。郑路英说：“是这个电话救了我命啊！”

郑路英还参与了上海南浦大桥、世博会等重大绿化的建设，赢得了专家的赞誉。她在上海花木行业的名气越来越大。

现在，她在春晓经营了500亩苗圃，其中有精品苗木300亩。她说，“在事业初创时，我的苗木卖不出去，只能当柴火烧掉。那么艰难的时期都过来了，今后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？”

宁波榜样 征文  
时代回声